

迎接第九次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开掘灵感中的戏剧张力

——从“心头一动”到“舞台搬演”的关键

□俞思含

创作者越是葆有原始创作冲动的热情,越当用理性的戏剧构建去实现感性的戏剧灵感

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为当代戏曲作品,颇有难度。捕捉到了蕴含在原作中的戏剧张力,也就

找寻到了剧目独特的切入角度

青年是什么?
百年前,陈独秀先生在《敬告青年》中写道:“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
“青春”是一个多么意气风发又热忱美好的词汇,在这个人生最宝贵的时期,我也收到她的馈赠。
2014年,我20岁,编剧的处女作昆剧《忘川》在中国戏曲学院首演。那时的我,还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专职编剧。2024年,我30岁,搬上舞台的作品已有18部。其中,大戏7部、小剧场作品11部。
10年时光,穿梭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中,我与京剧、昆剧、越剧、锡剧、丹剧、淮剧、豫剧、婺剧、河北梆子、黄梅戏等不同剧种在笔端和舞台相逢,尝试了原古典题材及现代题材,名著改编题材剧目的创作。
回顾过往创作实践,若将思考体会最深的一点作以分享交流,我想那便是:如何把令创作者“心头一动”的灵感素材,转化为能够“搬演舞台”的戏剧故事。

昆剧《忘川》:开掘“一句话”中的戏剧张力

诚如每个年轻编剧在创作之路上,于不同时间节点都有对自己有着独特意义的剧目,《忘川》作为处女作也开启了我的戏曲剧本创作。
该剧灵感来源于我大学二年级时,在写作课上听刘东咏老师分享的他曾看到的一句对中国古老民间传说的遐想:是否月老和孟婆也曾是一对恋人,一个为世人牵了红线,一个为世人断了红尘。
短短三行字,引人无限遐思。究其根本,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戏剧张力:无论是“牵红线”,抑或是“断红尘”,都是“情”一字的极致化表现。
基于此,我在《忘川》中设置了月老与孟婆、绉王与姐己两组人物,编写了一段传奇,讲述在忘川河畔等候绉王、千年不愿忘情的姐己,发觉绉王已历十世轮回、忘尽前尘,放下执念;而不信世间有情,一心欲令姐己饮下忘川水的孟婆,在此过程中,知晓昔日与月老分离的真相,亦最终释然。
从最初源于“一句话”的灵感开掘深挖,全剧最大的戏剧张力便在于四个人物因“情”的不同个性化表达。姐己的不愿忘情,孟婆的一心忘情,绉王的至性至情,月老的深藏之情,依次诞生。
犹记《忘川》参加中国戏曲学院第21届“12·9”戏曲节,那年孵化剧目的经费只有几千元,剧组的主创都在20岁上下,皆是来自戏文系、导演系、音乐系、舞美系、表演系的在校学生。那时,白天大家各自上课,晚上聚在排练厅通宵达旦。为了节省制作成本,舞美设计买来白纱,用水墨在其上绘制出忘川河、奈何桥、三生石的形态,服装造型设计更是在网上买来便宜的道具,亲手制作。时

充分展现少儿曲艺的独特魅力
——第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举办

本报讯 8月1日至5日,由中国曲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文联、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成功举办,51个节目入选此次展演,涉及曲种36个,演员336人,其中新创原创节目38个。
全国少儿曲艺展演创办于2006年,是我国影响最大的少儿曲艺活动之一,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培育曲艺后备人才、推动少儿曲艺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展演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广大曲艺工作者和曲艺小演员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共收到30家团体会员及3个专业艺术委员会报送的194个节目。这些作品展现时代主题、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曲艺特色,充满了少儿生活情趣,经组织专家遴选,最终确定入选节目。
8月2日至3日,4场展演在张家港市凤凰镇凤凰文化中心剧场举办。展演作品中既有观众熟悉的相声、小品、评书、快板书等,也有极具地域特色的湖北大鼓、绍兴莲花落、广西文场、陕北说书、河阳宝卷等。节目内容和格调健康向上,紧扣时代主题,构思新颖独特,有不少作品还以儿童的视角,聚焦“双减”政策、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振兴、粮食安全、文旅融合等主题,充分展现了曲艺“文艺轻骑兵”说唱现实、反应迅速的独特优势。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小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在舞台上尽情展现童真与才华,其中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实验小学的

隔10年,当初的小伙伴们都进入了而立之年,在各自的领域中冉冉升腾,但每每相聚时,回想起那段欢乐充实的年少岁月,大家依旧眼波璀璨,宛若星辰。

河北梆子《台城柳》:开掘“一则史料”中的戏剧张力

《忘川》之后,我陆续创作了豫剧《鱼玄机》,越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剧目,并被一一搬上舞台。身为女性作者,或许天生便对女性题材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但我总想,要走出某种自带的舒适区,要多尝试不同题材、风格的创作。
2017年,在创作越剧《僧繇》的过程中,我翻阅南北朝历史资料,被梁武帝萧衍与其所抚育的前朝皇子萧综之间“恩与仇”的复杂情感所吸引。在我看来,这则史料既富有哈姆雷特式西方悲剧精神特点,又蕴含类似赵氏孤儿故事的中国传统悲剧意味,非常具有戏剧张力。

至今,我仍记得读罢这则史料后内心的震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起卧行思,几乎都会下意识琢磨它。而已经有了一些剧目创作经验的我愈加清楚,为了不辜负这个题材,作为创作者,越是葆有原始创作冲动的热情,越当用理性的戏剧构建,去实现感性的戏剧灵感。

于是,我将这部大戏的时间线,聚焦于主人公萧综一步步得知养父梁武帝正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前后的心路历程,创作了新编历史剧《台城柳》。剧名来源于唐代诗人韦庄描写南京台城景色的《台城》一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将历史更迭与人情感怀相交融。
我用了数月时间反复搭建、完善剧本框架,直至剧中每一位人物在我的心中有血有肉地生长起来,我才开始着手剧本创作。七天时间里,我几乎是昼夜相继,一气呵成。剧本完成后,获得了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优秀剧本奖,并在北京剧协、北京演艺集团的孵化下,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排演。

《台城柳》是我第一部与专业院团签约演出的剧目,彼时我23岁,尚在校园研读,而这部剧目的创作演出,开始让我坚定了未来的工作方向选择。

越剧《金粉世家》:开掘“作者自序”中的戏剧张力

2019年,我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入职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成为一名专业戏剧编剧。
2021年,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本省的小剧场剧目创作,共同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小剧场建设的指导意见》。基于江苏良好的小剧场创作环境,又恰逢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我与南京市越

玛纳斯史诗说唱节目是此次展演中行程最远的团队,孩子们活力四射的演出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为全面回顾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发展历程,系统总结成功经验,展演期间还举办了“希望与未来:全国少儿曲艺发展交流”活动。曲艺艺术家、少儿美育教育专家、少儿曲艺教育机构负责人和各展演节目的团队代表等50余人参加交流会。与会嘉宾围绕如何认识少儿曲艺教育的重要意义、如何建立全链条少儿曲艺教育、如何加强少儿曲艺工作扶持、如何增强曲艺对少儿的吸引力、曲艺如何发挥美育作用、如何加强少儿曲艺的阵地建设、曲艺如何进校园、如何增强少儿曲艺教育的实效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为进一步提升曲艺美育教育质量、培养更多优秀少儿曲艺人才、吸引更多青少年自觉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建言献策。

8月4日晚,第十一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汇报演出暨曲艺名家新秀“送欢笑”走进江苏张家港活动举办,央视少儿频道鞠萍领衔主持,歌舞《奔跑吧,新时代》、快板快书联唱《这厢有礼》、玛纳斯史诗说唱《玛纳斯》、微型评话《曹操与关羽》、江格尔史诗弹唱《小小江格尔齐》、扬州弹词开篇《悠悠运河柳》、曲艺小品《新语格言》、单弦《风雨归舟》、相声《知父莫如子》、京韵大鼓《圆明园抒怀》《重整河山待后生》等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节目,充分展示了少儿曲艺的独特魅力,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路斐斐)

剧团合作的第二部根据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越剧《金粉世家》的创作启动。

将经典文学作品成功改编为当代戏曲作品,颇有难度。如何将张恨水先生80万字原著的精华,在一台2小时以内的戏剧作品中进行新的演绎、诠释,尤其离不开编剧独特的灵感构思。

当我读完《金粉世家》厚厚两本原作小说之后,虽对能够取舍于戏剧舞台的情节了然于心,却依旧对剧目的切入角度感到迷茫,直至我读完开篇前的作者自序。

张恨水在《自序》中写到,《金粉世家》共计80万字,他每天书写五六百字,从开始到完稿,大约用了6年时间。初写此书时,他的大女儿刚开始呀呀学语,而写至尾声时,大女儿和小女儿却相继离开人世。他悲叹着:“夫此书亦覆辙之物而已,然若干年月,或尚有存者,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人生无常,吾何能知也?”

当读到深感人人生无常的张恨水,唏嘘着不知若干年后何人在读他的小说时,那一刻,我终于捕捉到了蕴含在原作中的戏剧张力,也就找寻到了剧目独特的切入角度。

越剧《金粉世家》以男主角金燕西的第一视角,通过正叙、倒叙、插叙的创作手法,将现实与往昔勾连,描写金燕西在家族凋敝之际的心理变化和其与冷清秋、白秀珠、邱惜珍三位女子的情感牵缠,表现了新旧更替、纸醉金迷的社会环境下爱情的蒸腾幻灭、家族的兴盛衰败与时代的沉浮俯仰。

剧中引入原著作者“张恨水”这一角色贯穿始终,与金燕西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生际遇对应,实现间离感。剧目“实”与“虚”两条线索并行发展。实线部分围绕日渐败落的金家遭逢倾覆大火前的最后一日里,金燕西面对“是否接受白秀珠所赠专员票,与冷清秋离婚”的两难选择展开;虚线部分则通过金燕西的梦境,对过往经历的追忆、与张恨水的对话等体现其放肆张扬、痛苦迷茫的矛盾交织的内心世界。

越剧《金粉世家》演出后,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我也先后创作了大、小剧场两版剧本,至今该剧仍在南京市中心大华大戏院驻场演出。

回望这些创作实践,其中既有我盘桓心头、自发创作的题材,亦有命题之作。于我而言,创作的关键,正是开掘灵感中的戏剧张力。

在剧场里,我格外喜欢亮光的瞬间。一片漆黑中,一束光、两束光、三束光,直至所有光亮起,那一刻,“戏剧”一词开始具象,如同流动的光,萦绕在剧场每个人的身侧。

那么,我想用心头笔端最热烈、最澄澈的光芒,去点亮舞台,点亮属于我和我们的戏剧花园。

(作者系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创作部副主任,青年剧作家)

新作点评

上海作家管燕草突出的优势就是熟悉近百年来上海工人的生活史。她与其父、作家管新生合作,先后完成了反映上海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工人》(2013年)与《百年海上》(2021年)。父女两代持之以恒的创作追求,构成了当代上海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工人》《百年海上》以及其他描写上海工人生活的小说与戏曲创作基础上,最近由管燕草独立创作的《暖·光》又在话剧舞台尽显“工人系列”文学探求的别样神采。

不同于被誉为“上海工人历史画卷”的三卷本长篇《工人》《百年海上》那种大开大阖、头绪纷繁、几乎无所不包的写实手法,话剧《暖·光》构思可谓精巧。情节冲突主线(也是全剧“主脑”)颇具戏剧性:师傅张阿根和师兄李贵生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技术能手,但僧多粥少,来自苏北的无房户阿根有幸分配到“工人新村”一套住房,祖上来自宁波的贵生则因家有“自建房”而未能获此殊荣。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一住房分配的强烈落差竟成为两个工人家庭跨越半个多世纪沉浮升降的底色。

阿根分到新房,激动之余得知师兄的失落与懊恼,心里很不是滋味,主动找身为工会主席的师傅为师兄说情,让厂里考虑也给师兄分一套“工人新村”住房。师傅误以为这是头脑灵活的师兄在鼓动老实巴交的师弟,劈头盖脸将两个徒弟狠狠批了一通。“分房危机”因师傅居中“调停”而暂得化解,但师兄弟二人之间从此埋下了微妙的情感纠葛的种子。师兄一直因自己一家没能住进代表国家荣誉的“工人新村”耿耿于怀,对幸运的师弟不免有些羡慕嫉妒恨。师弟既为自家乔迁之喜而深感自豪,又总觉得亏欠了师兄什么。

到了1970年代末,因双方子女的婚恋关系,上述分房引发的情感纠葛又起波澜。阿根儿子建国和贵生女儿美芳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就因为阿根夫妇“工人新村”住房不宽裕而没法结婚。贵生夫妇提出要建国做“上门女婿”,阿根夫妇又无法接受。最后双方商量出妥协的办法,就是两家“对换”住房,贵生夫妇搬进阿根一家面积较小的“工人新村”,阿根夫妇和新婚的建国与美芳则住进贵生家面积较大的“自建房”。

一场“住房危机”似乎迎刃而解,但阿根和贵生当初的情感张力出现新的失衡。贵生固然因为终于搬进日思夜想的“工人新村”而大感安慰,但又觉得大房换小房毕竟吃亏。阿根虽然解决了儿子无房结婚的燃眉之急,却认为这多少是师兄乘人之危,抢占他的“工人新村”旧居,也就是抢占了国家给予自己的荣誉。他承认师兄也应该住进“工人新村”,不料几十年之后,命运竟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他当初主动约师兄向师傅提出的诉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上海,住在“工人新村”临街二楼的贵生要跟一楼工友再次换房,好“破墙开店”。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实现,贵生又下海炒股,其始终紧跟形势、力图有所发展的倔犟个性由此展露无遗。可惜贵生“运道”不佳,他在客观形势急剧变化中勇敢踏出的每一步都不幸踩空。开店不成,炒股失败,从此一蹶不振。

相反阿根一生与世无争,却屡获命运意外眷顾。进入1990年代,“工人新村”毫无变化,原本属于贵生的“自建房”却享受过迁优惠,一房变三房。阿根家的生活一步登天。尽管阿根于心不忍,主动让出一房给师兄,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令贵生无法接受。他因此郁郁寡欢,不久中风偏瘫,缠绵病榻数年之后便先走一步了。阿根因此更加觉得自己永远也无法弥补对师兄的亏欠。

此时的阿根还有另一层精神痛苦。他虽然住进了崭新的商品房,却总是觉得好像被关进了笼子。尤其退休之后,再也没有过去“工人新村”那种热闹温馨的邻里关系、工友关系。晚年的阿根越来越怀念“工人新村”,经常有事没事独自跑到旧居凭吊一番。他甚至相信师兄的魂魄仍在那里徘徊不去,要跟他展开一次次倾心的交谈。

历经沧桑,阿根琢磨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的生活可以不断改善,但最难的还是心里的舒坦和平安。他说不出这份舒坦和平安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必须回到他在那里度过大半辈子的“工人新村”。所幸他的孙子(也是贵生的外孙)、从事高科技开发的“90后”海归参与了业已成为“老破旧”的“工人新村”的改建工程,终于让爷爷阿根从商品房搬回改建一新的“工人新村”。

两个上海工人家庭三代人的情感戏剧由此画上了戏剧化的句号。但这个看似皆大欢喜的理想化叙事模式其实包含着并非只有长期生活于“工人新村”的普通上海工人才能理解的复杂历史感。阿根对“工人新村”的执念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匪夷所思,但在上世纪50年代住进“工人新村”,对他这位来自苏北、原本一无所有的普通工人来说,毕竟是人生最自豪也最感幸福的一个阶段。以后的生活无论如何变化,也不能抹杀他以及和他类似的众多上海工人的生活史上的这一高光时刻。在这个意义上讲,“工人新村”可算是无数张阿根们无法告别的都市乡愁,正如今天众多中国农民无论踏上怎样的城市化历史快车,也无法告别那恒久不变的故土乡愁一样。

《暖·光》始终以“工人新村”为背景,聚焦师兄弟张阿根和李贵生这两位工人形象,由此成功地将观众带入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的上海普通工人家庭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真实生活场景。观众由此既能宏观地回望过去数十年上海普通工人家庭大起大落亦悲亦喜的生活变迁,也能微观地体会他们轻易不为人所知晓的心灵波动。

所谓“暖·光”,就来自剧中人物历经坎坷却终于不失其温暖和平的内心世界。感受这种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剧作者和观众才能跟剧中人物实现有效的情感交流。

(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话剧《暖·光》剧照

话剧《暖·光》
无法告别的都市乡愁

□邵元宝